



金漩渦丛书

刘阳春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商场原则

S H A N G C H A N G Y U A N Z E



商场原则

SHANG CHANG YUAN ZE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商场原则/刘阳春著. 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1998

ISBN 7-5354-1686-1

I. 商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N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(CIP)数据核字(98)第 17133 号

责任编辑:欧阳忠

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王祥林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(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) 邮编:430022

发行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837121)

印刷者:公安县印刷厂

开本:850mm×1168mm 1/32

插页:2 印张:15.125

版次:1998 年 10 月第 1 版

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50 千字

印数:1—4000 册

ISBN 7-5354-1686-1/I·1328

定价:19.00 元(简精装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。



刘阳春，1951年11月生于武汉。1966年初中毕业于武汉市第六中学，1968年入伍，在云南蒙自机场服役三年，退伍后入军工厂，其后就读于华中工学院无线电工程二系。当过工人、采购员、计划员，曾在法制报社任记者、编辑十七年。1977年开始创作，中途因故数度辍笔，先后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余万字，另有大量随笔及新闻作品。在全国各地文学期刊上有的作品被转载，有的作品获奖。



- 金 漩 渦
- 大 学 故 事
- 商 场 原 则
- 都 市 画 卷

内容提要

三十年前，几名“老三届”间曾有过一番揪心动魄的爱情纠葛，那道爱的潜流，竟因了大南海公司总裁付北洋的扭曲了的心性而绵延至今。导致今日大都市商场诡谋迭出、血泪进溅的直接原因，是由于一个美丽纯情的女大学生的忽然出现——她的母亲恰是当年搅起情爱波澜的那个漂亮女知青。高级知识分子方今天本是付北洋的挚友，在这场商业利益与理智情感的绞斗杀伐中，是个落荒而逃的败将，他的心路历程，以及他的与一个城市幽灵般的年轻歌手间的若即若离的爱恋，为人们勾勒了一幅氤氲着时代氛围的斑斓画卷，残酷，却也不乏美丽与激情。

作品充满当代气息，语言简洁凝练，主要人物通体焕发着厚重的历史感，波诡云谲的商场故事使人不忍释卷。

责任编辑：欧阳忠

装帧设计：王祥林

第一章

1

儒商也还是商，恰如名妓仍是妓一样。这话他在一本杂志上见过，觉得很精彩，真正理解却是现在。这么说，你是儒商，究竟是褒还是贬？这实在是件不大说得清楚的事情。

这样想着，方今天忍不住自己笑起来，喝了一口清凉爽口的饮料，举目四顾。

方今天的面孔很清瘦，戴副眼镜，头上有几茎白发，满身有股文气，无论坐站，举手投足，都显出种知识相，很纯；这说的是以前。现在稍稍有点变化，常进出酒店把他弄胖了些，而且来往的人群不同，言谈举止的味道也变了不少，总之，有了点圆滑，有了点刚愎，有了点几乎摸得着的躁动和渴望，还有了点写在脸上的随时准备迎合别人的打算。

当然，还是知识分子，只是多了点生意人的商气而已；这点当然是与他的经济实力和他的所思所想相关联的。

方今天原先是某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，后来下海了，现在是方达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。

酒桌上有公司的职员谷豆和宋过，被请的有开发区的老刘，再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娃娃朋友洪友运。

这个洪友运，小时候家里很穷，连书也没读什么，老是破衣烂衫，老爱流鼻涕，不过很值得信赖，从不说假话，肯为朋友打架，流很多血也不在乎。这是他的记忆，已有二十多年没往来，别的都不大想得起来了。

当然记忆究竟如何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娃娃朋友现在是哈尔滨市北方星集团总公司驻本市办事处的主任，而方达公司现在有求于他。

方今天心里想，果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，市场经济把一切都搅得一塌糊涂，打破，重来，把一时不大容易理解的新秩序推到你面前——谁敢说我不接受？以前那个老爱流鼻涕的穷小子，现在身着名牌，手拿最新款式的大哥大，憨厚的神情间藏不住那股子不动声色的款气，被人恭迎到酒桌边，推向上座……这真是谁也不能不正视的“市场效应”。

下午在公司商量请客事时，宋过说：“方总，晚上我来安排，药下重点，把他弄晕乎了再说话，好说一些。”

他又说就去新开张的湖城酒店，那里有档次，也不宰人。

方今天做了两年生意，除了谈业务进酒店，很少入娱乐场所，这方面行情摸不大准。前一天老刘和洪友运说，喝不喝酒没关系，关键是放松放松，潇洒一下，所以就由小宋去安排了。湖城就湖城吧。

酒桌上油滑的宋过显了酒量和社交本领，精彩的酒话、民谣张口就来，笑话也是一串一串的，把洪友运和老刘弄得又开心又兴奋，直是称兄道弟捉腕唤酒，一旁的谷豆也被逗得乐不可支。

酒酣时，老刘老是拿小眼睛瞄谷豆，还不停地要和她碰杯，宋过很机灵，三下两下就把目标吸引过来，让谷豆巧妙脱身。老刘并不介意，越喝越兴奋，一张窄长的红脸在灯下晃来晃去，偏

仄着凝视谷豆一会，转又拽住方今天劝酒。

其实方今天在研究所早有酒仙之誉，酒后时或有出格之举，或吟诗或起舞，大不似平时的儒雅文静。只是人生意场前就有朋友忠告，谈生意切忌贪杯，这话他听进去了，而且尽量身体力行。比如今天，他就让小宋去喝去闹，自己少喝。他当老板的不能没一个清醒脑子。

见老刘缠方总，宋过就打岔，举着杯子和洪友运闹起来，连带着又把老刘也拉了进去，一时间弄得杯盏乱响白酒四溅，很有气氛。

方今天看着他们闹，心想，都说商品社会，没有什么经得起商品意识的轻轻一击的，什么领地都被它占领了，什么都敲上了它的印记——看样子这也不能一概而论。比如酒，全世界都承认它是一种文化，应该说最初它的商品属性是远低于其文化意蕴的。到了市场经济，它作为商品及作为文化的特征均被放大加强，非但这个世界的所有节日、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酒，就是所有的生意也越来越离不开酒了；事实上它已成为商品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换句话说，商品社会被敲上了酒的印记。如此，到底是商品意识侵略了酒文化，还是酒文化占领了商品领地？这大约是一目了然的了。

他觉得这想法虽不成熟，但很新颖，什么时候得空给晚报写篇随笔，兴许还能换瓶好酒喝。这样的文章，喝酒的人总是要看看的，而且说不定还会叫好。

这样想想他觉得很高兴，自己端起杯来和他们碰了一下。

酒近尾声时宋过问：“洪总，刘主任，是去桑那还是跳跳舞啊？这新开张的湖城酒店，舞厅里的小姐可是小有名气的哟。”说着眯眼冲老刘笑，笑容里似隐含某种深意。

老刘说：“昨天在月宫桑那过，就跳跳舞吧，撑着了，也好

消化消化。洪总说呢？”

洪友运憨厚地笑道：“听你的。”

宋过桌子一拍说：“好，绝对。”心里笑骂，姓刘的你倒会充人尖尖，洪友运不表态，你却样样先来，你以为方达公司是求你吗？洪友运的项目在你的地界上，你不过是占个地利，其实值什么钱？如今沾光吃蹭饭的也全他妈的吃出水平来了。

老刘起身时说谷小姐也一起去，你的舞一定跳得好，教教我。宋过凑过去，附耳说了几句什么，大意是舞厅里什么小姐都有，有谷小姐在就不方便了；老刘就嚅嚅直笑，伸出肥厚的手与谷豆握，说：

“谷小姐有事那就忙去。”

谷豆辞别时两手交垂在腹部，弯了弯腰，文静地笑着说：

“洪总，刘主任，今天失陪了。”

方今天心里有数，出门前就交代过宋过，叫他保护一下什么场合都招人注意的谷豆。宋过的任务完成得很好。

看豆豆离去时很高兴的样子，方今天心里也就很高兴，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，说不出多少理由。老实说生意场合什么人都有，一些老总啊厂长啊局长啊看起来个个有头有脸，可遇到谷豆这样的女孩到底会生些什么念头，那恐怕是怎么猜想也不为过的，为此他打心眼儿里不愿意让她在这样一些场合出现。可生意不能不做，再说她也不能总生活在真空中，这也算是锻炼，而且只要自己在场，总是会给以特别关照的。世上没有绝对的事。

现在几个人坐在湖城酒店三楼的舞厅里。

淡淡的绿光红光，织出一团又一团朦朦胧胧的彩雾，徐缓低靡的轻音乐微风一般在雾中飘拂穿行，慢慢往人心里渗透。小巧的蝶形舞池在黯淡的灯影里显出几分神秘，疏落的人影幽灵般在池中摇摇晃晃，引一旁的静观者生出不尽的联想。

只有宋过偶尔出现一下，脸上带着怪怪的浅笑，附在方今天耳边说：

“方总，放开点儿——现在这里是‘美国’。”

话音未落人已闪开去，转眼又冒了出来，硬让方今天随侍者去一个小厢座歇息。接着就一晃，不知滑到舞池的什么地方去了。

洪友运和老刘一直不知去向，方今天转着脑袋看，怎么看怎么看不透舞厅的大小深浅，到处是摇曳的烛火，在黯淡的绿光红光里，隐约能辨出一个比一个神秘的半封闭型厢座。

像藏在雾深处的阴暗城堡，他心里说。

方今天浸泡在轻柔的音乐里，盯着摇曳的烛火看，认为那摇摇跳跳的烛火很像一个人的微笑，谁的呢？他思想飘忽，很费力地想了半天，才想到那是谷豆。

很快又想到老婆，那早已被生活磨钝了的笑容——那张脸上，笑容的本来意义失去了，不再是生命的跃动，不再是灵魂的闪烁，与怨尤哭泣无异。他想了一会，懊恼地把高脚铜烛台移了移。

“先生，我在这儿坐坐可以吗？”

一个美丽的姑娘扑闪着狭长的眼睛说，话音刚落，人却已挨他坐下。

方今天有点猝不及防，便心慌了，四下瞧瞧，犹豫片刻才往里挪了挪。他对自己的服从感到惊讶，同时扭头看了女孩两眼。

“要份饮料不介意吧？”女孩道。

“当然。”他心里在估摸这女孩是干什么的。

女孩扬手打了个榧子。

暗影里似一直埋伏有人，侍应生应声闪出。

“一杯加冰奶茶。”女孩说。

侍应生转身走开。

方今天忽然想起别人津津乐道的那些有关娱乐场所的花边新闻，不禁偷觑了女孩一眼，同时冲侍应生的背影脱口道：

“喂，来两杯，还要一包‘摩尔’。”

那份急切倒像这破费的一刻是早有的期待。

女孩转脸冲他笑，整齐的牙齿被烛光映得很白很结实。

方今天仿佛被咬了一口，打了个激灵，心里想，这样结实的牙齿隐藏在这般柔软的嘴唇后，真是奇迹。转又暗道，没名堂，这是什么奇迹呢，谁没有隐藏在嘴唇后边的利齿？真是狗扯羊腿无聊至极。

托盘放在桌面，侍应生躬了躬腰退到暗影里去。女孩抽出一支摩尔。方今天稍稍迟疑了一下，揪着打火机递过去，然后又给自己点了支555。他忽然望一眼女孩，心想自己做着这一切时何以竟如此熟练坦然？环境氛围确能改变人。或者是酒意未消吧。在研究所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不会如此坦然的——这样对付异性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
“老板看起来心事重重呐。”女孩令人心动地仄着脸望他，“在操发财心吗？”

女孩的放松及洒脱不知怎么刺激了他的自尊，一个大男人，

拘拘谨谨的小家子气十足，要惹人笑话了。是怕人家吃了你还是怕人家拐了你去？他借调侃掩饰窘状：

“发财事小，失恋事大，对不对？”

“哦——”女孩大胆地望着他，哧哧地笑，“这对我可是机会哟。老板是文化人吗？失恋啦 爱情啦可是文化人造出的字眼。”

方今天觉得情绪在慢慢高涨，继续与她调侃：“你是想说本来就没有爱情这一说吗？”

说话间女孩坐得更拢了，头也渐渐靠向他，秀发时或摩擦他的脖子痒痒的。他顿觉肌肉紧张，挺了挺身体，神思也飘忽起来。很想拂开这个恼人的脑袋，连那种陡来的神奇感觉一并拂去——下了决心并且用了力，却只是把放在膝上的手搁到了台面上。他小心翼翼地长嘘了口气，心里问，今天是怎么回事啊。

“爱情么，”女孩说，“计划经济时期是有的，市场经济没有，只有商品，哪里会有与商品无关的东西啊。我猜老板是想说这个世界有一种纯粹的叫做爱情的东西，同意那些高中生的说法。”

方今天琢磨这话，忽地想笑：“小姐是什么学历？”

“师范学院毕业。”

“噢，该为人师才对，是不是啊？可你……有趣。”

女孩黑眸如火，咯咯笑：“先生失恋了，我出售爱情，有人需要文化，我出售知识，不都一样吗？都是老师。”她仰起脸，竟伸手摸他的胡碴，纯真地笑。

方今天不动，呆望着女孩。女孩的黑发很美，松软且芳香，在烛焰下，那对狭长的眼睛又黑又亮，一闪一闪，让人惊叹青春惊叹无桎梏的人性。

他想：这女孩是火，谷豆是水。

偶有侍应生模糊的身影在身侧悄没声息地滑过，于是桌面的烛光忽忽一闪，恍然一眼，有时就会觉得那是一个飘忽的梦幻，或是一首立意朦胧的小诗。

沉思中的方今天的左脸颊蓦地被温润柔软的嘴唇压住，他晕了一下，竟痴痴地不能动弹。那两片小嘴唇在他有不少胡碴的贞洁的腮颊上连连啄着，啄得轻灵俏皮，带一串嚅嚅的悦耳响音。他胸中如有鼓播。

稍顷，跳跃的小嘴唇里再次吐出高见：

“先生活得很累吧？在商品社会思考爱情的人没有不累的，跟思考无解的方程一样。本来就没解，偏要虚拟那样一个方程，怎么弄啊？”

方今天如从梦中走出，扭脸望她。女孩眼神迷离，面带醉人的微笑，伸手摸他的头发。那眼神与笑靥使他产生了一点青春已逝的联想，那句话也使他突然有被蜇了一下的感觉——心底的一些什么被洞穿了。真的很累，生活与爱情，工作与生意，都累，而且确如无解的方程，世间没一件事是简单明了的。原也有这样的感觉，只是宁可糊涂些也不愿去立刻究明，现在忽被这个小小的女孩不经意一句颇见世故的话点穿了，他难免有几分不悦，便用几近嘲讽的口吻说：“你的职业就是谈论和出售爱吗？多少钱一斤？给我称二斤吧。”

是的，他方今天，四十多岁，忽然在想爱情了，想那个对他的人生来说实在是很少见的东西。他的人生经历了一个眼前的女孩永远无法理解的时代，那个时代是扭曲着的，没有任何诗意和色彩。后来发生巨变了，大到国家，小到个人情感，都在变，但他人生的车马却早已驶过爱情的驿站，他只能把全部的热情倾向唯一，那就是充满艰辛与迷雾、也因之而显得魅力

无限的物理学。凭借一流的聪明才智和毅力，他在那个世界跋涉、遨游……之后，新的变化再次发生，这变化导致了作为一个学者的他扑向“大海”，并且此刻又以这样一种方式坐在这里。他的感慨无法用语言加以描述，任何表述对于眼前这个女孩都将是无意义的。为此他的心情一下变得十分沮丧。

女孩敏感到他的抢白，愣了愣，转而很温情地笑了。“先生喜欢来点儿黑色幽默哦。”她很机警地为自己找到一个台阶，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称二斤可不便宜。”

方今天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，不免有些难为情；事情也明摆着，是青春与美丽刺激了一种心情，从而导致了刚才的情绪失控，于是内心充满了对自己的讥贬。

他连连咳着，表情渐渐松弛，笑道：“继续说，我倒想多听听你的充满智慧的高论。”说着还摸了摸她的头。

“真的吗？那就不客气了。我帮老板打一卦——今晚有一大单，正在谈，暂时还没着落；或者，要么先生是个文化人，生活里真的出现了危机，身边有一位追先生追得发疯的温柔小姐，而先生的太太又……我触痛了先生的观念是不是？一种一文不值的传统观念。”

“第一我是商人，第二我是文化人，你就是这样看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正是，你两种都像，儒商。”

方今天禁不住大笑，只是勉力把声音压抑着。刚才真是很没风度啊，他又一次在心里暗暗责备自己；其实面前这个美丽绝俗的女孩是非常有趣的，不但聪明坦率，而且有器量，不同凡响。他伸手在她漂亮光洁的脸蛋上轻轻抚摸了一下，说：

“没想到潮城酒店还有既懂生意又懂爱情的算命小姐，今天可是没白来呀。不过小姐这样喋喋不休的贬低爱情，可要当心

我不高兴噢。”

“SORRY——请您跳一曲？”

3

这是一个鬼精灵，接着女孩时方今天想，她知道我有一大单生意，而且暂无着落。

想到生意两个字心情就有些异样，他眼睛四下搜索，想看看他方达公司请来的财神此刻到底在干什么。

但什么也看不清，只是一片朦胧的光雾，还有身边慢慢移动的幸福身影。幸福是一种氛围，一个感觉，它也许存在，你可以感受它，但你得不到，更无法把它抓在手里。说走它就要走的——不是它走，是你走，你自己离开那个氛围，幸福就没有了。

幽美恬静的《春江花月夜》摇曳生姿，想像里，轻柔的月光被晚风吹成丝丝缕缕，在江面袅袅娜娜地拂来拂去，把整个世界都弄痒了，弄得如醉如痴摇摇晃晃。

音响效果很好，乐音如水如风，弥漫在舞厅的每一个角落，软软地将人环绕包裹着。你能挣脱，但你挣不脱。

女孩的手臂环着方今天的脖子，乳峰贴紧他的身体，仰着脸蛋柔柔地呼出一团清香。方今天双手围住她柔软的腰肢，在绿雾里轻摇慢移，品味着一种绝对陌生的令人兴奋得发颤的感受。

没错，是甜蜜的发颤，从内到外。

这灯光营造的环境真好，不用提防，也就不累——谁也看不见你赤红的面孔，谁也听不见你咚咚的心跳，这都是因为这光线这乐音。“偷偷”的感觉很有魅力；不是他要偷偷，而是感

觉要偷偷，方今天这样为自己辩解。同时他琢磨小偷，有一元钱不值一提，偷一元钱却很妙，那种滋味旁人也许无法知晓，现在他知道了，主要是那种心理，其乐无穷啊。这就是小偷美学。

影子们在身边游弋，恰似荡在梦湖中。方今天于沉醉中忽然想，难怪洪友运老刘他们不见踪影，他们吃喝不当事，而是要潇洒潇洒放松放松，却原来是这样。这可是研究所无论如何也研究不出的人生。

他低头看沉迷的女孩——这样拥着一个如此美丽的女孩——某种久违青春的酸涩与悲哀慢慢在心里涌起。不能说没有令人心醉的幸福感。意识告诉他，若摒弃观念道德的负荷，什么样的幸福感受不是一样的呢？

人把世界搞得很复杂，这复杂用来或折磨别人或折磨自己，其实甜美的内心体验原本应是很单纯的。恍惚间他蓦然扳起女孩的脸蛋，猛烈地吮住她的嘴唇，把一股芳香吸进心里去，连同萨克斯管的吟咏。他隐约觉得两个人的脚下不是在移动，而是在旋转，他看到光滑的木地板在旋转，那些原本直直地走过来滑过去的脚在旋转，连音乐也有了旋转的感觉……

中止那一个生命的接吻，他拥着女孩傻愣在舞池中，其时方知自己是失控了，心里涌起说不清的懊恼与愧疚，同时也有几分说不出的美妙愉悦。接下来他几次三番地踩了女孩的脚步。

氤氲在四周的氛围似铁甲一般，隔断人的思维、人的历史，一个只有“现在”的人该拥有一种怎样的独特感受？他已经模模糊糊体会到了，虽还来不及细细品尝……断裂的思绪不时顽固地牵出论文、译稿、研究所、公司以及职位家庭各色同僚等等等等，但却又无法使它们驻足，任由它们随萨克斯风四散逸去，无影无踪。他只有“现在”，一个永恒的瞬间。

一曲舞罢他们回到座位，烛焰迎着他们，温情地微笑。

刚坐下他就以手搭住女孩的肩头，几近绝望地想，堕落一次吧，堕落也是升腾。他看着女孩的侧影发愣，四周摇着烛焰，女孩的柔和的轮廓有一种亮亮的浅浅的红润。注视久了他的记忆开始发生故障，忘记了自己是谁，恍惚只记得有个叫方今天的人坐在附近，干着些不大像话但却很快活的事情，他虽然有些羡慕方今天但却尽量克制自己。他能克制自己，但那个方今天似乎不能。他觉得方今天的手试着用了用劲。

女孩仰起笑脸，噙着嘴唇挣扎：“我不想背负玷污爱情圣坛的罪名。”他稍一用力，把女孩揽进怀里……女孩娇喘咻咻，不停地挣扎扭动，发出轻轻的哦哼声，拼命摆着头，躲避他的嘴唇。这刺激了他，把他诱引进一个激情的旋涡，他的手整个儿搂住那个柔软的身体，他的手触到了那个充满语言的身体，他能感觉到激情的风在他们二人的身体间打着旋呼呼作响，他相信她也能感觉到，而且正在感觉着。音乐消失了，烛焰消失了，时空消失了……失却听觉与视觉的方今天像瞎子一样以嘴唇寻找，像刚出母体的小动物那样用嘴唇寻找，他热烈喘息着，凭借本能去眼睛上、鼻头上、耳垂上、颈窝里吻去吻来、吻来吻去……

渐渐地，方今天觉得“回来”了，仿佛晕眩后的醒来，如同从沉沉长梦中醒来，他似乎听到了音乐声，隐约看到了一晃而过的侍应生的身影，还有那些彩色雾团似的灯火。他明白了自己是在哪里。

女孩睡着了一般，好像从一开始就没动过一下，眼睛闭合成一道狭长的美丽的缝，柔软的身体横在他膝头。他看到烛光在她细腻光洁的脸上跳荡追逐游戏，看到她的胸脯在灯影下绵延起伏，心里顿时升起一团柔情。

他很想抚摸她，好像那美妙的身体他从未抚摸过，抬起的